

第一章 對姑娘一見鍾情

山間四月，清風拂面，帶著淡淡的芳草清香，舒爽怡人。

大石匠魯鐵杵抱著一塊半人高的石頭，毫不費力地往山下走。這塊石頭中間有一個挺大的豁口，可以輕鬆地分成兩半，紋理相稱，剛好適合做一對門當。

人們都說門當戶對，那門當是何物呢？其實是呈扁形的一對石墩或石鼓，包括抱鼓石和一般門枕石，在大門口兩側放置。不同等級的家室，門當的等級也有所不同。門當石用於顯示主人的身分地位，有吉祥、祈福、避邪之象徵。手藝好的石匠做出來的門當樣式精巧，擺在門口提升門面。

山頂無人，魯鐵杵讓大石頭用滾的下來，可現在已經到了半山腰，他不敢讓石頭隨意滾動，怕傷了人，就抱在懷裏往山下走。這麼大一塊石頭，普通男人恐怕根本抱不動，可他天生神力，五歲的時候跟別人家十幾歲的孩子掰手腕就沒輸過。

「雲海快來，這裏有一樹榆錢。」

溫柔輕靈的少女聲音傳來，帶著甜甜的喜悅，讓寂靜的山林活躍起來。

魯鐵杵停住腳步，好奇地望了過去。

一個身穿素色衣裙的姑娘正快步朝南面走去，他站的位置剛好可以看到她的側臉，她的衣裳已經洗得發白，只餘淺淺淡淡的紫色痕跡，不過衣裳陳舊並沒有埋沒她的美，反而襯得那一張小臉粉白粉白的，明眸若水，紅唇嬌俏，粉嫩的肌膚吹彈可破。她背著一個背簍，粗粗的麻繩勒住肩膀腋下，把寬大的衣裳縛住，凸顯出高挺的胸脯。

她身後跑過去一個少年，個子和她差不多，瘦瘦的。

「姊，咱們的力氣沒白費，多爬了一段陡坡，還真能找到好東西呀。」

少年跳起來擻了一把，抓到幾片散碎的榆錢，塞進嘴裏。他伸手搖了搖不及自己手臂粗的樹幹，猶疑道：「我要是爬上去，這樹幹恐怕得斷了吧？」

「你不能爬樹，這麼細的樹幹肯定不行。我們疊羅漢吧，我來摘。」姑娘快速決定好，騎在弟弟肩膀上，伸出白瑩瑩的小手去構那沉甸甸的綠枝。

她折下一串榆錢就順手丟進背簍裏，揚起手的瞬間，鼓鼓的胸脯就會向上挺起，形成一個非常好看的弧度。低處的榆錢折完了，她拉低高處的樹枝，後仰身子，輕輕折斷滿是榆錢的嫩枝，丟進背簍裏。

魯鐵杵呆呆地望著，她的腰好軟啊，手真小，手腕細細的、白白的……

小榆樹幾經晃動，掉落一片嫩葉，不偏不倚剛好落在她的紅唇上，蓋住了紅櫻桃一般的小嘴。

魯鐵杵下意識咬了咬下唇，對那一片占了姑娘便宜的樹葉又氣又恨，怎麼能如此欺負人呢？人家只是仰著頭摘榆錢，你就蓋到人家嘴上，害得那麼好看的小嘴兒看不著了。

姑娘也感覺到嘴上有東西，手上的動作沒停，依舊後仰身子賣力地折嫩枝，只是嘴裏吹出一口氣，把那片樹葉吹落下去。

魯鐵杵的眸光隨著那片樹葉悠悠蕩起，在空中劃過一道弧線，緩緩飄落在姑娘鼓鼓的胸脯上。因為她身子後仰，那鼓起之處更加惹眼，隨著她摘榆錢的動作起起

伏伏，樹葉晃來晃去，撓得他的心癢癢的，既盼著它掉下來，又盼著它繼續那美妙的舞蹈。

魯鐵杵喉頭滾動，下意識嚥下一口津液。

他看得失神，忘了手裏還抱著石頭，碩大的石頭落地，他「啊」的驚呼一聲，飛快地跳腳一閃，沒有被石頭砸到，卻滑倒在雜草上。

魯鐵杵扶住石頭，抬眼看向姊弟倆，見他們正在四下尋找聲音來源，他的心突突直跳，他不想如此狼狽地出現在她面前，來不及多想，他把石頭朝自己的方向一挪，剛好用中間的缺口罩住自己的臉，希望他們不要發現自己。

「雲海，那邊有個人被石頭壓住了，快放我下來，咱們快去救他。」雲朵居高臨下，很快發現了在雜草中的魯鐵杵。

姊弟倆飛快地跑過去，蹲在魯鐵杵身邊仔細查看。

「姊，咱們一起把石頭推開吧，不過這個人被這麼大的石頭壓住，估計臉上都是血了，妳怕不怕？」

雲朵擰起了好看的丁香眉，默默跟弟弟換了個位置，「你來推頭上，我推肩上吧。」

「好，快點吧，一二三，走！」雲海扶穩了大石頭，喊著口號，雙腿繃直，腳尖點地，使出全身的力氣往前推。

雲朵身子纖細，力氣不大，可是為了救人，她也放下背簍，拚上了全身的勁兒。沉重的大石頭被姊弟倆推到一旁，雲海用力過猛，一下子撲到魯鐵杵對面的草地上，好在少年身手靈活，單手拄著草地一滾，轉了個圈坐在草地上呼呼地喘著氣。雲朵也沒能收住身子，結結實實地撲倒下去。不過，她沒有撲那麼遠，剛好趴在魯鐵杵身上，軟軟的胸脯壓著他肩膀硬硬的腱子肉，她低低地驚呼一聲，痛得咬住了下唇，伸手拄著地面撐起身子。

她突然發現自己左手拄在草地上，右手卻是拄在他胸膛上的，他的胸口好像比草地還要硬，手心像被燙了一般，她趕忙顫抖著收回手，飛快地捂著臉。

魯鐵杵雙手緊緊摳著地，努力壓抑著狂熱的心跳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就在剛才，肩上落下一團綿軟，耳畔鑽進一聲細細的嬌呼，甜香的少女氣息撲面而來，讓他身上堅硬的腱子肉全都僵住，心裏卻像是擂響了一面巨鼓，咚咚咚……不要命一般地狂跳。

雲海湊過來推推他，「大哥，醒醒，你沒事吧？」

魯鐵杵緩緩睜開眼，首先看到那個用白嫩小手捂著臉的姑娘，她正轉頭看過來，卻又沒有拿開手，而是把細長的手指分開幾條縫，透過指縫偷偷地看。

這個姑娘嬌俏又可愛，他稀罕得不行。

「我……我沒事，剛才腳滑了一下，摔倒了，幸好你們救了我。」即便捨不得移開視線，可基本的禮節他還是懂的，不能一直盯著人家姑娘看，於是他坐了起來，轉頭看向雲海。

「沒事就好，那我們就走了，姊……」雲海轉頭一瞧，這才發現姊姊正在透過指縫看人，一下子就把他逗樂了，「姊，妳又不是沒見過男人，至於這樣嗎？」

鄉下沒那麼講究，姑娘家自然不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，平時在自家村裏見了

人，雲朵都是大大方方的，該叫大叔的叫大叔，該叫大哥的叫大哥，出門趕集碰上其他村子的男人，也沒見她這麼害羞過。

雲朵趕忙撤下雙手，紅著臉囁嚅道：「我……我是因為……剛才你不是說他會一臉血嗎？所以我有點害怕。」

好在剛才那男人是暈著的，雲海也沒瞧見自己撲到他身上，不然她真不知道該怎麼見人了。

雲朵站起身來，走向背簍旁邊。

魯鐵杵眼巴巴地瞧著姑娘紅著小臉離開，心中明白她為什麼害羞，但是自己一個占了便宜的大男人，自然不能揭穿她，就笑呵呵地對雲海說道：「我叫魯鐵杵，是個石匠，源水鎮魯家河村的。謝謝你們救了我，你們是哪個村子的呀？」

「我們是奔水鎮小浪村的，我叫雲海，你被那麼大的石頭壓住，怎麼沒流血呢？」雲海有點想不明白。

魯鐵杵起身走到松樹下，抱起大石頭給雲海看，「你瞧，這塊石頭中間有個大豁口，我運氣好，沒被砸破臉。」

雲海吃驚地站起來，瞠目結舌地說道：「這麼大一塊石頭，你竟然可以輕鬆地抱起來，天哪！魯大哥，你是不是大力天神下凡啊？」

魯鐵杵嘿嘿一笑，用眼角餘光瞄了一眼闖進心裏的姑娘，朗聲道：「什麼天神呀，我就是個力氣大些的石匠罷了，今年才十九歲，連媳婦都沒有呢，等你長到我這麼大，也能抱起這麼重的石頭。」

雲朵背上背簍，正等著弟弟走過來，聽到他們的對話，也望了過去。

難怪他身上那麼硬，硌死人了，原來滿身都是肌肉，抱起這麼大的石頭毫不費力。雲海讓他把石頭放在地上，捲起袖子，自己試著抱了一下，大石塊只微微動了一下，根本就沒離開地面。他憋紅了臉，雙手叉腰大口喘氣，就見魯鐵杵擡起袖子，露出鼓鼓囊囊的腱子肉。

「你的胳膊太細了，肯定沒力氣，你瞧我這胳膊，比你兩條胳膊都粗。」魯鐵杵大大咧咧地說道。

雲海服氣地點點頭，「你這哪是比我兩條胳膊粗呀，是比我大腿都粗，比我姊的腰都粗呀。」

雲朵聽到他的話，氣得一跺腳，這臭小子心情一激動，嘴上就沒把門的了，怎麼能拿一個大姑娘的腰跟一個陌生男人的胳膊比呢？

「雲海，你快過來，一會兒天就黑了，咱們得趕緊把這些榆錢摘完。」雲朵說道。魯鐵杵十分熱情地跟了過來，「我幫你們摘吧，我比雲海個子高，妳騎著我就能搆到高處的榆錢了。」

話一出口，他馬上意識到不對。人家是親姊弟，她可以騎在弟弟肩上摘榆錢，可他對她來說是個陌生的大男人，怎麼能有身體接觸呢？剛才她不過撲在自己身上一會兒，就臉紅許久了。

「那個……我的意思是，讓雲海騎著我，我們倆摘，姑娘妳來撿，這樣會快一些。」魯鐵杵急中生智改了說法，並暗暗佩服自己腦子轉得快。

雲朵水汪汪的大眼睛閃了閃，輕聲問道：「聽說你們源水鎮沒有鬧水災，地裏還是有收成，可我們奔水鎮鬧了兩年水災，莊稼顆粒無收，人們都靠吃山上的竹子和野草過活，我們好不容易發現了這棵小榆樹，你不會和我們分吧？」

魯鐵杵明白了姑娘的擔憂，憨厚一笑，「自然不會，我們家不缺糧食，我還可以給你們家送去一些。呵呵……妳別多想，我就是，就是報答你們的救命之恩，還有……」他趕忙解下腰上的褡褳，把裏面的一隻野兔拿出來，「妳看，這是我中午挑石頭的時候順便打死的一隻野兔，你們拿回去吃吧。」

雲海吃驚地瞪大了眼，「魯大哥，你太厲害了！」

魯鐵杵嘿嘿一笑，蹲下身子，招呼雲海騎到自己肩上，扶住他雙腿，馱著他摘榆錢。

有了魯鐵杵幫忙，很快就摘下了滿樹的榆錢，把背簍塞得滿滿的。

滿載而歸，三個人心情都很好。

雲海熱情地邀請魯鐵杵到自己家裏吃頓飯，「我們家沒什麼好吃的，不過今天摘了這麼多榆錢，我姊肯定能做特別好吃的榆錢煎餅。你那野兔要是真的燉了，嘿嘿……」

好久沒吃肉了，一想到肉的香味兒，他頓時口舌生津，忍不住嚥下一口口水。

雲朵趕忙制止了他，「雲海，咱們怎麼能要魯大哥的野兔呢？」

魯鐵杵絞盡腦汁地琢磨著，只恨自己腦袋不夠靈光，不能一下子解決眼前的難題。「那個……我可能真要麻煩你們了，咱們從這個方向下山，應該就到了你們奔水鎮，離源水鎮還挺遠的，我帶著一塊大石頭，今天晚上肯定回不了家，能不能去你們家借宿一宿？」

雲海已經被眼前這個壯漢完全折服了，忙不迭地點頭，「能能，沒問題，魯大哥，你就跟我睡一間屋吧，我的床可大了，可以睡兩個人的。」

帶一個陌生的大男人回家，雲朵心裏不樂意，可是人家說得懇切，看著也不像壞人，她也不太好意思拒絕。

魯鐵杵自然明白姑娘的顧慮，可是他此刻沒有更好的法子，只能死皮賴臉地跟著人家回去。

三個人一起下山，邊走邊聊，輕鬆愉悅。

魯鐵杵想知道姑娘叫什麼名字，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問，只能介紹自己家的情況，「你們別叫我魯大哥了，我在家裏排行老二，你們叫我魯二哥吧，我有個大哥叫魯鐵亮，不過……唉！六歲那年走丟了，這麼多年一直都沒找到，你們要是瞧見有個跟我長得像的流浪漢或是別家的養子，煩請告訴我一聲，我們全家感激不盡。」

雲朵和雲海認真地想了想，都遺憾地搖了搖頭。

魯鐵杵臉上的一絲希冀變成了落寞，又歎了口氣說道：「罷了，不說這件事了，這麼多年都沒找到，如今也不指望突然就能找回來。還是說我吧，我這名字取得有點俗氣，沒有雲海好聽，是因為我娘在河邊擣衣的時候，忽然覺得肚子疼，我三嬸就端著木盆送她回家，去叫了接生婆來。」

「我娘忽然想起擣衣的鐵杵落在河邊，就讓我爹去拿。我爹把鐵杵拿回來，為了讓我娘放心就在窗外喊了一嗓子『鐵杵拿回家了』，就在這時候我出生了，於是我的名字就叫魯鐵杵了。」

雲朵抿著小嘴暗笑，雲海已經忍不住笑出聲來，「魯二哥，你這名字還真是有趣，我一下子就記住了。我們家的名字取得也挺有意思的，我大哥叫雲起，我姊叫雲朵，我叫雲海，我妹妹叫雲落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雲朵輕輕咳了一聲，提醒雲海說話注意一些，姑娘家的閨名不要隨意告訴陌生人。魯鐵杵轉頭看了一眼嬌羞的姑娘，心裏樂得很。原來她叫雲朵啊，這名字真是和她相配，雲朵……軟綿綿的、白瑩瑩的，遠遠望著就讓人喜歡。

三人邊走邊聊，漸漸到了山腳。山下雖是一片荒蕪，村莊裏的幾縷炊煙卻讓人燃起希望，春燕聲聲，霞光萬丈，魯鐵杵心中滿是喜悅，暗暗盤算著見了她的爹娘該說些什麼。

三個人走進小浪村的時候，天色已經暗了下來，災荒年沒活可幹，人們也懶得出門，走了兩條街一個人都沒碰上。

進了家門，雲母苗氏正在廚房裏熬大米粥，她見雲朵提著背簍進來，淺笑著問道：「你們倆出去了大半天，找到什麼好東西了？以後還是在家裏歇歇吧，省得白費力氣。咱們家還是有點積蓄的，不至於餓死，你們也不用這麼辛苦。」

「娘，我們摘了一大筐榆錢呢，我來烙紅薯粉的煎餅吧，榆錢煎餅最好吃了。」

雲朵拿出一個木盆，把嫩枝上的榆錢揪到盆裏，開始清洗。

雲海帶著魯鐵杵進了堂屋見父親，簡單介紹了一下，說明要借宿一晚。

雲家的當家人叫雲梓里，跟其他村民不同的是，他原本是在城裏長大的。他父親原本是縣衙裏的師爺，後來縣太爺出了事，就讓他頂了包，蹲了一年多的大獄，差點死在獄中。好在縣太爺不算太絕情，風波過後就想法子把他弄出來，賞了一百兩銀子，讓他回老家種地。

雲梓里也算見過世面的人了，既吃過好的、穿過好的，讀過書，也過過一年多人人喊打的日子，差點憋屈死。後來一家人回鄉下種田，反倒覺得挺好的。

雲梓里穿著粗布衣裳，身上卻有一股鄉下人沒有的書卷氣，淡然笑道：「鄉里鄉親的，借宿一晚不算什麼，你就和雲海睡一間房吧。」

事情如此順利，魯鐵杵心裏高興得很，面上卻不敢表現得過於明顯，恭敬地說道：「謝謝雲叔，那我去幫忙宰兔子吧，我們今天在山上打了一隻野兔，晚上剛好燉了吃，給您當下酒菜。」

雲梓里連忙擺手，「兔子你留著明天帶回家裏吃吧，就別殺了。」

「我們家還有我前兩天打癩的一隻兔子沒吃呢，這隻咱們一塊吃了吧，雲叔您千萬別跟我客氣，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叨擾了。」魯鐵杵長得五大三粗，心思倒還算細膩，說出話來還挺周全。

雲海早就盼著今晚吃肉呢，趕忙拉著魯鐵杵去了院子，又去廚房拿來菜刀、水盆，開始宰殺野兔。

苗氏這才發現家裏來了客人，低聲問雲朵那人是誰。雲朵把今天的事情簡單一

說，就忙著烙煎餅，不去看院子裏。

很快，魯鐵杵和雲海料理好了兔肉，送進廚房裏來。魯鐵杵洗淨了手，規規矩矩地給苗氏鞠了個躬，「孀子。」

起初苗氏隔著廚房的窗戶，看到他高大壯碩的身影，覺得這人可能挺蠻橫的，不好惹，現在人就站在面前，她才發現自己誤會人家了，小夥子挺和善的，也有禮貌。

苗氏開始燉兔肉，肉香味漸漸飄散出來，在這個鬧了兩年饑荒的村子裏，這簡直就是世上最香的味道。餓得唉聲歎氣的小浪村人，隱隱聞到肉香味，起初吸吸鼻子，以為是自己聞錯了，待仔細分辨才知道是真的。

雲家隔了兩戶的斜對門是里正胡老黑家，此刻胡家二閨女胡牽娣正站在庭院裏使勁吸著鼻子。「娘，這是誰家燉肉了呀，咱們村竟然還有能吃上肉的人家？」

胡大娘嚥下一口口水，不屑地撇了撇嘴，「管他誰家呢，反正妳快要嫁到魯家河村去了，那魯鐵蛋是獨子，又是里正的親侄子，以後妳過的就是天天吃肉的日子，我們都能跟著沾光，現在這點肉味兒根本就不用羨慕。」

第二章 想辦法留宿雲家

此刻，雲家的飯桌上已經擺好了飯菜，主菜自然是噴香軟爛的燉兔肉，裏面有大塊的蘿蔔乾，還有一碟涼拌榆錢，一摞紅薯粉煎餅，每人面前還有一碗不太黏稠的大米粥。

雲梓里今天挺高興的，叫雲海把南牆根底下的半罈酒拿了進來，要跟客人喝兩盅。其實雲家是有家底的，這兩年顆粒無收還不至於讓他們家傷筋動骨，不過全村人都勒緊了褲腰帶過日子，若是獨獨自己一家整日大吃大喝，肯定要成為全村人的眼中釘肉中刺，恐怕還要招賊。

雲梓里受過苦，知道財不露白的道理，也有意讓兒女們體會一下過日子的不易，這兩年鬧水災就和別人家一樣吃糠嚥菜，這半罈子老酒在牆根底下放了兩年了，今天藉著客人上門才拿出來喝兩盅。

「雲海，你也不小了，陪著客人一塊喝兩杯吧。」雲梓里淡然開口。

正在倒酒的雲海一愣，繼而歡喜的笑了，「好啊，我長這麼大都沒喝過酒呢，魯二哥，今天沾你的光，我也能嘗嘗酒是什麼滋味了。」

魯鐵杵笑了笑，偷瞄了雲朵一眼，感覺雲家二老對自己的印象還不錯，趕忙順情說道：「是我沾了你的光，要不是你答應讓我借宿，我也喝不上雲叔的酒啊。」

三個酒杯倒滿，雲海便著急地端起酒杯，「魯二哥，咱們倆一起敬長輩吧。」

雲海沒喝過酒，不知道酒場的規矩，按照東峰縣的風俗，是要主家長輩先舉杯的。魯鐵杵端端正正地坐著，恭敬地瞧著雲梓里，等著他發話。

兒子莽撞，不過這是在自己家裏，倒也沒什麼，倒是初次登門的客人讓雲梓里有些刮目相看，沒想到他年紀輕輕卻是見過些世面的，沒有局促緊張，也不顯得小家子氣。

雲梓里端起酒杯，「雲海，你沒喝過酒，不懂規矩，以後自己不擅長的事情就要少說話，看看別人是怎麼做的。你瞧人家魯二郎，多穩重，來，咱們一塊喝一杯

吧，歡迎客人。」

「謝雲叔。」魯鐵杵雙手捧杯，卻不像雲海那樣高高舉起，而是放得比雲梓里的杯沿低了一寸，起身與他輕輕碰杯，喝了起來。

他一邊慢慢地喝著，一邊觀察著主家的喝法，若是長輩一飲而盡，自己當然不能矯情，就是被酒辣死也得一口乾。可是在農家，酒是奢侈的東西，不是酒量好就可以玩命喝的，也許人家的酒還想留著多喝幾回呢。

他見雲梓里淺酌一口就放下酒杯，自己也就只喝了半盞便放下了。

雲海不知這些門道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。第一次喝酒，辣得他「嘶嘶哈哈」的，趕緊放下酒杯，用手搥了搥冒火的唇舌。

雲朵被弟弟的模樣逗樂了，夾起一塊嫩得肉汁滿溢的蘿蔔乾給他，「快吃口菜。」

「我要吃肉，有這麼多肉，妳幹麼讓我吃蘿蔔乾？這都是兩年前曬的蘿蔔乾了，我早就吃夠了。」雲海夾起兩塊兔肉放進自己碗裏，大快朵頤。

苗氏知道女兒是個有分寸的，不用提醒，小兒子卻是個愣頭青，完全不像長子那麼成熟穩重，需要提點一下。「雲海，這是魯二郎打的兔子，你不給人家夾肉吃，反倒自己搶著吃。」

雲起已經成家，新房子在村邊上，離家裏比較遠，雲梓里夫婦也算開明，就讓他們小倆口單獨開灶，不用到這邊來吃飯。家裏的八畝地分給他們三畝，收成自己留著。雲起跟著爺爺念書識字，這兩年地裏沒收成，他就去鎮上給商戶王員外家做帳房，掙錢貼補家用，三五日才能回家一次，雲落就去跟嫂子作伴。

以往家中有好吃的，都會給大嫂和小侄子端去一碗，剛剛兔肉熟了的時候，雲朵也問母親要不要給大嫂送去，苗氏覺得這是人家的肉，自家跟著吃幾口就行了，不能占太大便宜，就沒讓她送。

雲海沒聽明白他娘是在提醒他，這兔肉是人家的，不能吃太多，畢竟兩年沒怎麼吃肉了，對於他這個正在長身體少年來說，能痛快地大吃大喝一頓簡直太美了。

「魯二哥，這是你的兔子，你就不用客氣了，快吃吧。」

魯鐵杵並不急著吃肉，而是拿起筷子給雲海夾了兩塊肉，笑呵呵說道：「不過是一隻野兔罷了，不值什麼的，多吃點，你們的救命之恩我還不知怎麼報答呢。」

苗氏有些詫異，「什麼救命之恩？」

魯鐵杵見雲朵只吃蘿蔔乾不吃肉，有些著急，明知道自己不該跟人家姑娘家過於親近，卻還是沒忍住給她夾了兩塊肉，厚著臉皮笑嘻嘻說道：「妹子，妳也吃呀，你們倆費了那麼大勁兒推開石頭，我應該好好謝謝你們的。」

一說推開石頭，雲朵就想起自己撲跌在他身上的情景，一張白淨的小臉瞬間飛起兩朵紅雲，頭垂得更低了。

魯鐵杵跟雲家二老說了他們推開石頭救了自己的事情，見雲朵臉色有些異樣，趕忙解釋，「我這筷子是乾淨的，還沒用過。」

「我不是……」雲朵抬頭看了他一眼，不知該怎麼說才好，索性不說了，低下頭繼續吃飯。

酒是個緩解尷尬的好東西，雲朵話說半截，飯桌上的氣氛就陷入了尷尬，魯鐵杵

趕忙舉杯，「雲叔，我敬您一杯。」

雲梓里與他碰了碰杯，「這杯你乾一個吧。」

「好！」魯鐵杵痛快地答應了，一仰脖一飲而盡。

推杯換盞，氣氛越發熱烈，香噴噴的兔肉吃進嘴裏，也能讓人心情愉快。

魯鐵杵酒量不錯，並無半點醉意，想打鐵趁熱，多留在雲家住幾天，便道：「我每次找到好的石料，若是離家遠，就在附近找個親戚家住下，或是找間破廟，把石器做好了再拿回家。不知道這村裏有沒有可以住人的破廟，如果有，明天雲海就帶我去吧。」說完，他看向雲海。

雲海十分熱情地說道：「還找什麼破廟呀，你就住在我家吧，我想瞧瞧你怎麼做石獅子呢。」

「咳！」雲朵輕輕咳了一聲，在桌子底下踢了弟弟一腳。

雲海不解其意，皺著眉頭問道：「妳踢我幹什麼？魯二哥又不是壞人，在咱們家住幾天怎麼了？他跟我睡一間屋子，礙著妳什麼事了？」

雲梓里和苗氏對視一眼，都明白閨女的意思。若是家裏只有雲海這個半大小子，帶個朋友回來住幾天也不算什麼，可家裏還有雲朵這個沒出閣的大姑娘，就算父母都在家，出不了什麼事，可是被其他村民看到，免不了要落人口實。

魯鐵杵也知道，非親非故的，自己不方便在人家家長住，若真想要長住，就只能攀個親戚了。大家都是東峰縣的人，多年來幾個鎮子相互通婚，應該能找到一個聯繫得上的親戚。

魯鐵杵垂眸認真地想了想，只恨自己平時對村裏的孀子大娘們沒有關注過，並不知道有沒有小浪村的，只能猶疑著問道：「雲叔，我們村裏好像也有小浪村嫁過去的姑娘，是哪個孀子來著……我爹是魯家河的里正，是老石匠，家裏串門子的太多，我有點記不清了。」

雲梓里唇角微翹，別看這個小夥子長得五大三粗的，腦子倒是靈活得很，開始攀親戚了。「據我所知，我們小浪村還真沒有嫁到魯家河的姑娘，你們村也沒有嫁過來的。你們源水鎮地好水好，姑娘們自然不願嫁到我們這容易鬧水災的下游來。我們這邊的姑娘雖是樂意往上游嫁，卻也不容易嫁過去。」

魯鐵杵一聽這話就有點犯愁了，竟連個拐彎的親戚都尋不著嗎？

正在他撓頭煩惱之際，苗氏在一旁輕聲說道：「我娘家是苗家鎮的，我們苗家有個妹妹嫁到你們村裏了，她兒子好像叫魯鐵慶。」

魯鐵杵立即驚喜地抬起頭來，「孀子您說鐵慶呀，那是我們本家五叔的兒子，那這麼說您是鐵慶的姨母，也就是我的姨母了。」

魯鐵杵沒想到情況這麼快就能峰迴路轉，趕忙起身深施一禮，「姨母在上，請受外甥一拜。姨丈在上，外甥給您行禮了。」

雲梓里抿唇忍笑瞧一眼妻子，抬手扶住魯鐵杵的胳膊，讓他快快免禮。

雲海高興地一拍手，「太好了，這麼說魯二哥就是我和姊姊的表哥了，我就覺得咱們特別有緣分，原來是親戚呀。」

雲朵停了筷子，水靈靈的大眼睛瞧瞧笑呵呵的爹娘，又看看殷勤行禮的壯漢子，

總覺得哪裏怪怪的。

魯鐵杵重新落坐，臉上的歡喜比剛才更明顯，他對雲梓里說道：「姨丈，今日我在山上和表弟表妹偶遇，也沒帶什麼見面禮，您若不嫌棄，回頭我給您雕一方硯臺吧，一瞧您就是有學問的人，定是識文斷字的。」

雲梓里哈哈一笑，「瞧著你年紀不大，眼光倒還滿精準的，你是怎麼看出來我識字的？」

「嘿嘿！咱們村子裏大多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莊稼漢，他們身上可沒有姨丈這般氣度神采，您就是咱們這雜草地裏的一竿翠竹呀。」

雲朵默默瞧著這個壯漢子在那裏使勁兒拍她爹的馬屁，剛開始還真沒看出來，像這樣的糙漢子，舌頭竟然這麼好使，他為了找個容身之所，真是臉都不要了。

魯鐵杵見自己相中的岳父十分歡喜，心裏踏實了不少，暗暗思忖著：不知岳父有沒有相中我啊？

雲家的院子裏有正房三間，東西廂房各一間，正房中間的屋子是廳堂，雲梓里夫妻住的是東屋，西屋是雲朵和雲落的住處，今日雲落去陪大嫂，便只有雲朵一人住西屋，雲海的房間是西廂房，與雲朵的屋子隔著一個天井。

晚飯後，魯鐵杵跟著雲海進了西廂房，想到自己一見鍾情的姑娘就在不遠處，他的心怦怦地跳個不停，躺在床上也睡不著。

雲梓里夫婦也沒睡，正在低聲說話。

「妳一向不愛管閒事的，今日怎麼把平日無甚往來的族妹都搬出來了？」

苗氏抿嘴一樂，「還說我呢，你還不是一樣，那半罈子酒兩年沒喝了，怎麼今日就搬出來了？而且喝的還不止兩盅，若不是人家酒量好，只怕就被你灌醉了。」

「醉了好呀，醉了才能說真話，看真人。妳說這算不算老天爺的心意，咱們家朵兒識文斷字、端莊大方，本應是媒人踏破門檻兒，咱們好好挑挑的，可誰知連續兩年水災，莊稼顆粒無收，咱們奔水鎮的姑娘都倒了楣，竟沒有好人家願意娶。」雲梓里一向把女兒視作掌上明珠，原本是想好好地挑一挑姑爺的。

「是啊，」苗氏也歎了口氣，「老天爺不公道，可毀了這兩年及笄的姑娘們了。原本都是五兩銀子的彩禮，男方求、女方嫁，如今可好，咱們這幾個遭了災的鎮，男方不僅拿不出彩禮來，嫁過去恐怕連肚子都吃不飽。

「上游的源水鎮、清水鎮卻趁火打劫，不但彩禮錢一分不給，還一個個的眼高於頂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樣，就算姑娘能嫁過去，也只有被人欺負的分兒。咱們家是不缺這五兩銀子彩禮的，只不過嫁高了怕閨女受委屈，嫁低了又怕閨女餓肚子，這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實在讓人為難。」

雲朵在西屋裏隱約能聽到爹娘在說什麼彩禮、閨女之類的話，她把頭探向門口想聽得更清楚些，卻還是沒能聽清他們在說什麼。她心裏明白，因為這兩年的水災，村裏的姑娘們都沒能嫁個好人家，爹娘捨不得讓自己嫁到不合適的人家受罪，她才一直沒有訂親。

不訂就不訂唄，反正年歲也不算很大，過兩年再說親也是一樣的。和她自幼一起

長大的好姊妹胡妞子和朱丹都沒嫁人呢，自己又何必著急？

雲朵不知道，這世上有一種急，叫「爹娘替你著急」。

雲梓里言歸正傳，「我瞧著這孩子不錯，穩重大氣，也會說話，他想留在咱們家，似乎就是想讓咱們多瞧瞧他。」

苗氏趕忙點頭，附和道：「對呀，咱們是得仔細瞧瞧他。家在源水鎮，父親又是里正，還有祖傳的手藝，人長得也高大結實，模樣不差，這麼好的條件，怎麼不早早訂親呢？可別是有什麼隱疾，咱們也不能光顧著高興，千萬別頭腦一熱，坑了閨女一輩子。」

躺在雲海屋裏的魯鐵杵並不知道未來的岳父岳母正在議論自己，他一心想著明日究竟該如何說話做事，才能給雲家人留下好印象，又忽然想起一事，他們村子裏鬧了兩年水災，家中糧食不夠，姊弟倆才把一筐榆錢看得那麼重要，自己飯量這麼大，可不能白吃人家的，這樣豈不是要討人嫌了？不如明日帶著雲海回家一趟，背兩袋米來，順便讓雲海瞧瞧自家給新媳婦蓋好的青磚大瓦房，也讓他見見他爹娘，明白他們都是老實憨厚的人。

次日一早，魯鐵杵早早起來，穿戴整齊坐在床沿，瞧瞧一旁酣睡的雲海，淡然而笑，默默聆聽著外面的動靜。

庭院中響起了腳步聲，他透過窗縫一瞧，苗氏進了廚房，雲梓里在院中洗臉漱口。魯鐵杵這才走出屋門，跟雲梓里打招呼。

雲梓里一邊用棉巾擦著臉，一邊說道：「這麼早就起來了，你可真是勤快，我家那兩個孩子讓你見笑了。」

魯鐵杵憨厚一笑，把他用過的洗臉水潑在院子裏，舀了一瓢清水進盆裏，「姨丈，我習慣早起了，最好的石料都在山頂，我得一早起來，帶上乾糧，爬到山尖上去仔細尋找，才能找到最合適的，要是起得晚了，午後才能到山頂，哪還有功夫仔細尋找。」

雲梓里點點頭，「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，你肯努力是對的，真該讓雲海跟著你好好學學。」

魯鐵杵低頭洗臉，收拾利索之後，就從昨日帶來的褡褢中拿出錘子、鋼釘、鑿子等工具，準備打磨那塊大石頭。他圍著石頭轉了幾圈，摸摸這兒又瞧瞧那兒，卻遲遲沒有動手。

雲朵是在自己屋裏梳洗的，昨日的衣裳在爬山時弄髒了，今天她穿了一套水紅色的長裙，領口繡了幾朵精緻的小花，頭上依舊是簡單的髮髻，只別了兩根烏木簪子。

她一出房門就看到庭院中那個高大的男人，這樣一個陌生的大男人住在家裏，讓她真有點彆扭，不明白昨日爹娘為什麼那麼熱情的留他下來。

「雲朵妹子，妳也起來啦。」魯鐵杵左手拿著鋼釘，右手執錘，見自己惦記的人終於出現了，不再磨蹭，把鋼釘放在早就找準的位置上，一錘下去，把石頭開成兩半。

雲朵本是要去廚房幫忙苗氏的，才剛下臺階，就被「哐」的響聲震住了。他的力氣也太大了吧，那麼大一塊石頭，一錘下去就斷成兩半，他輕鬆地移走一半，對著另一半敲敲打打，勾勒自己想要的形狀。

廚房的窗戶是敞開的，苗氏望了一眼女兒的表情，不免有些擔心。自己和丈夫都看好的小夥子，自家閨女好像不是很喜歡啊，她的表情並不歡喜，也無嬌羞，除了吃驚還暗含幾分懼怕。

雲朵昨日就知道這男人力氣大，也沒什麼好吃驚的，可是當她親眼見到碩大的石頭被他一下子劈成兩半的時候，她還是忍不住害怕了，忽然想起好友胡妞子的一句話——

我姊時常挨打，姊夫吃醉了酒，一巴掌下去就能把她的腰拍斷。

原本雲朵對這句話是不信的，只當胡妞子是心疼姊姊，故意說得誇張些，可現在她信了，若是嫁個這樣的壯漢，一巴掌下去真的能把腰拍斷啊！

魯鐵杵敲敲打打幾下，眼角餘光掃見臺階旁的紅裙子沒有動，心兒便突突地猛跳了幾回，貌似不經意地直起身子，又看一眼心上人，朝著她憨厚一笑。

雲朵緊緊攥在一起的兩隻小手顫了顫，低下頭快步進了廚房。

早飯是稀粥鹹菜，蒸紅薯芋頭，還有昨晚剩下的兔肉，那隻兔子挺肥的，燉了整整一大鍋，昨晚吃的連一小半都不到。

雲梓里拿了一塊最大的紅薯遞給魯鐵杵，「鐵杵啊，你這麼高的個子，飯量肯定不小，敞開吃，別餓著，雖是遭了水災，來個親戚管幾天飯還是可以的，只是飯菜差些，你不嫌棄就好。」

魯鐵杵高高興興地接過來，痛快地咬了一大口，「姨丈放心吧，我不會見外的。」吃過早飯，雲海坐在臺階上瞧著魯鐵杵做活兒。

苗氏讓雲朵做些襪子，天氣快要熱起來了，得給家裏的男人做新鞋，尤其是雲海，腳長得快，一雙鞋穿不了兩個月就被頂破了。

做襪子得在陽光下，雲朵找出一堆碎布頭，調好了漿糊，搬了一張矮桌走到院子裏。

魯鐵杵瞧見了，趕忙放下手裏的鐵錘鋼釘，走過去接下桌子，「這麼重的東西妳怎麼自己搬呢，叫我不就行了。」

雲朵有些哭笑不得，「我又不是紙糊的，搬個桌子還不成了？這小矮桌沒那麼重，不然我就叫雲海幫我抬了。」

魯鐵杵沒有分辯什麼，只認真地問道：「還有什麼要拿的，我幫妳拿，這個放哪裏？」

「你就放這吧，挨著臺階就行，別妨礙你幹活兒。」雲朵用手一指，他便準確地把桌子放在那個位置上。

他空著兩手站在那裏，等著雲朵吩咐別的活計，就見她轉身進門，拿出一堆碎布和一小盆漿糊，就自顧自地忙碌起來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鋪上一層布，刷一層漿糊，再鋪一層布，再刷一層漿糊，這樣才能做成布鞋的千層底。

魯鐵杵只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又開始敲敲打打，不過他很快就發現了好處。

兩人雖隔著一段距離，可是她的矮桌位置低，他彎下腰和直起身時都能看到她。她粉白嬌俏的側臉美得像一幅畫，柔軟的小手上下翻飛，就像一對白鴿在那裏動來動去，撓得他心癢癢。

若是能把她娶回家就好了，可以這樣日日看著她，日日陪著她，多好！她說話的聲音也那麼好聽，他肯定會聽她的話，什麼都依著她。

「魯二哥，你在笑什麼呢？」雲海來到院裏，納悶地問道。

雲朵循聲望了過去，剛好對上魯鐵杵的視線，他臉上的笑還沒來得及收住，她意外發現他笑起來倒是滿好看的，不那麼嚇人了，不過好看她也不想看。

雲朵將最後一塊布鋪好，起身進屋，讓襪子自己曬乾就行了。

魯鐵杵趕忙收回目光，瞧著雲海笑道：「我笑我自己呀，竟把個重要的工具落在家裏了，看來我得回家一趟去拿，你跟我一起吧，大家都是親戚，認個門兒，下次路過也好進來看看我。」

「好啊，早就聽說你們源水鎮富庶，還不鬧水災，我還沒去過呢，剛好跟著你去瞧瞧。」雲海興奮得就想馬上出發。

姑娘已經進屋，魯鐵杵留在院子裏也看不著她，不過今日已經看了許久，他心滿意足了，於是他帶著雲海進屋去找苗氏，「姨母，我帶的工具不夠，得回家一趟，讓雲海跟我去吧，認認門，以後親戚們之間也好走動。」

「好啊，那就去吧，要不你倆吃了午飯再走。」苗氏一聽就樂了，認門兒好啊，就可以瞭解得更多一點，免得被他誑了。

「不吃了，我們倆到了魯家河也就剛剛晌午，在我家吃吧，您就別做我們倆的飯了。」

兩人告辭出來，碰上幾個同村的鄉親，都詫異地問這個壯漢是誰。雲海也沒細說，只說是自家親戚，眾人也就沒往深處問。

第三章 就要有兒媳婦了

奔水鎮和源水鎮之間隔了清水鎮，要穿過十幾個村子。兩人腳程快，步履生風，卻也走了一個時辰。

越是往南走，雲海發現地裏的莊稼長得越好，奔水鎮這邊一片荒蕪，洪水剛剛退去，地裏全都是淤泥。前些天一直陰雨，人們不敢種莊稼，還在觀望，這兩天放了晴，有些人家已經在清淤，打算開始春耕了。

而上游沒有遭災的清水鎮和源水鎮，綠油油的秧苗在陽光下暗光浮動，春風一吹，便舒展開柔嫩的臂膀，抖擻精神，努力地向上生長，稻田裏的水清凌凌的，能看清黑色的肥沃土壤，不像自己家的土地那般被灰色淤泥和黃色沙石覆蓋。

進了魯家河村，已經快到晌午了，田間勞作的人們正扛著鋤頭往回走，碰見魯鐵杵，都十分隨意地打個招呼，聊上兩句，也有人隨口問問這小兄弟是誰。

魯鐵杵的口徑和雲海一致，只說是自家親戚，沒再往細處說。因為他們這門親戚實在是八竿子也打不著，說多了反而讓人笑話。

不過，魯鐵杵瞅著自己村裏的這些人，在心裏暗暗地發了願：早晚有一天，我會堂堂正正的給你們介紹，這是我小舅子。

魯鐵杵家住在村子中央最寬敞的那一條大街上，朱紅色的大門敞著一扇，進門之後，迎面就是一幅石雕的八仙過海照壁，繞過照壁是一座碩大的院子，裏面擺放著各式各樣的石頭和已經做成的石器。

「娘，我回來啦！」魯鐵杵喊了一嗓子，馬上有一個瘦弱的婦人從廚房裏走了出來。

「昨晚上在哪湊合了一宿啊？吃飯沒？」兒子出去找石料或是做活，未必都能當天回來，杜氏已經習以為常，倒不擔心兒子走丟了或是遇上什麼危險，只怕他吃不上飯，餓著肚子。

雲海規規矩矩地作了個揖，「魯大娘好。」

「哎，好，這是……」

魯鐵杵趕忙介紹，「這是雲海，奔水鎮小浪村的。昨晚我就是在他家借住一宿，也是在他家吃的飯。娘，這是我五嬸子的外甥，論起來，咱們兩家也是親戚，人家照顧我，答應我可以在他們家住幾天，把那對門當做好了直接送去縣城，就不用費力氣把石頭搬回來了。」

「你要在人家住幾天呀，那豈不是給人家添很多麻煩？你不如……」

眼見實誠的娘親就要說溜嘴了，魯鐵杵趕忙上前扶著她往廚房裏走，一邊扭頭對雲海說道：「院裏有不少石頭雕的東西，雲海，你若有興趣就先瞧瞧吧。」

雲海方才一進門的時候就被那精雕細琢的八仙過海震撼了，本著先要拜會長輩的禮節才沒有停步，此刻得了話，馬上繞過照壁牆，去看那活靈活現的石雕。

魯鐵杵扶著母親進了廚房，低聲說道：「娘，我自然知道可以趕著馬車去把石頭拉回來，可我是費了好些心思才留在他們家的。不瞞您說，我呀，嘿嘿！看上了一個姑娘，您很快就有兒媳婦了。」

一聽到兒媳婦這三個字，杜氏汗濁的雙眸瞬間一亮，一把抓住兒子手腕，激動地說道：「你終於肯成親了呀，前兩年我就想給你安排相親，你卻一直不肯，非堅持要找到你大哥再說，如今你能改變主意，真是太好了。」

魯鐵杵嘿嘿一笑，「娘，以前沒有看上的姑娘，我一點兒都不急，覺得晚幾年成親也沒什麼，可現在不一樣了，我很喜歡她，就想每天都看見她，真想早點把她娶回家。」

杜氏欣喜地笑著，滿臉慈愛，「好啊好啊，娘身子骨不行，也沒力氣給你張羅，能碰上一個讓你這麼喜歡的姑娘，是老天爺給的緣分，你可得好好待人家呀。」

「您就放心吧，我肯定會待她好的，只不過現在說這些還有點兒早，人家還沒看上我呢。我說的那姑娘，就是這個少年郎的姊姊，所以才特意跟他家攀了親戚，要在他們家住上十來天。」

兒子自小就是個有成算的，杜氏對他很是放心，認真地又問：「我要不要先準備好聘禮？等你跟那邊談成了，咱們就趕緊去下聘。」

「娘，先不用著急，八字還沒一撇呢，況且聘禮我自己安排就行，不用娘操心，這個姑娘溫柔可人，以後您就等著享福吧。」

杜氏喜笑顏開，一心期盼著早點娶上兒媳婦，對兒子提出的要求也是滿口答應，

他說要背走兩袋米，杜氏就把家裏最好的精米拿出來，把口袋裝得滿滿的。

「娘，他們那邊鬧了兩年水災，家家都不夠吃，我飯量這麼大，光吃米恐怕也不夠，咱家的臘肉還有嗎？」

「有有，過年的時候，咱們家殺了那麼大一頭肥豬，家裏總共才三口人，我和你爹上了年紀也吃不多，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呀，還剩大半頭豬呢。」杜氏馬上笑道。

「那就好，那我拿一條豬腿走吧，也用布口袋裝起來，免得雲海推辭。」魯鐵杵打點好了兩袋米、一條大豬腿，放在廚房窗下，滿意地笑了笑。

「我的兒呀，你這又是米又是肉的，還真有點毛腳女婿上門的模樣呢。」杜氏笑呵呵的。

午飯十分豐盛，好幾樣肉菜，還有香噴噴的白米飯。雲海這下子可解了饑，莫說是肉了，就是白米飯自家也很少做，只是喝白米粥，吃不上乾飯。

到別人家做客，雲海不好意思用開腮幫子使勁吃，不過魯家母子倆都很熱情，給他碗裏夾了高高的一堆肉，像一座小山似的，讓他不吃都不行。

午飯過後，喝了一盞消食茶，杜氏熱情地問了問雲海家裏的情況，見這少年郎爽朗大方、溫和有禮，就覺得他的姊姊肯定不錯，難怪自家二郎一見鍾情。

稍事休息，兩人要離開了。魯鐵杵在襠褌裏放了幾樣工具，就拎出一袋米給雲海扛著，自己扛上另兩個口袋。

雲海自然推辭不肯收這些東西，可魯家母子執意要帶，魯鐵杵更是直言道：「我飯量大，要是不交點口糧，只在你家白吃，那我肯定不好意思吃飽，你也不想看我餓瘦了吧？」

杜氏在一旁連聲附和，「就是啊，雲海，你別見外，咱們家有十八畝地呢，不差這幾袋大米，你們快帶上吧。」

雲海推辭不過，只得扛在肩上，跟著魯鐵杵出了門。

剛走了幾步，魯鐵杵打開西鄰的大門，一指碩大的石刻照壁，「雲海，那八仙過海是我爹刻的，這一幅高山流水是我刻的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雲海湊近一瞧，不禁讚歎，「哇！這也太精細了，樹像真的一樣，流水也像是會動的，還有河邊這幾個孩子，胖乎乎的真討人喜歡。」

「這所房子是前年蓋成的，打算給我娶媳婦用的，將來成了親，媳婦不用跟公婆住一個院子，我們單獨住。只可惜，房子有了，媳婦還沒有。」魯鐵杵特意給他透話。

兩人背著口袋邊走邊聊，正逢老石匠魯勤光趕著馬車從另一條街回來，魯鐵杵遠遠瞧見自家馬車，趕忙拉著雲海拐進一條小胡同，「咱們抄近路快點走吧，免得回去晚了讓姨母惦記。」

魯勤光回到家中，一邊卸貨一邊納悶地跟杜氏說道：「是不是二郎回來了，剛才遠遠瞧見一個人影像他，還沒等我看清，那小子就鑽進胡同跑了，跟做賊似的。」杜氏一笑，「是二郎，不過不是做賊，是怕你把馬車給他。他相中小浪村的一個姑娘，尋個藉口住在人家裏，呵呵，咱們就等著下聘娶兒媳婦吧。」

「小浪村的？前兩天孫媒婆給鐵蛋介紹了一個姑娘，也是小浪村的，不會是同一

個人吧？」

雲海一直以為自己體格好，可是和魯鐵杵一起扛著米走了一路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壯漢。

人家扛著兩個口袋，走了一個時辰依舊步履生風，不躁不喘，連手都不曾換過。雲海怕被人笑話，咬牙撐著，從左手倒到右手，又從右手倒回來。

魯鐵杵見他額頭冒了汗，就說坐下歇歇再走，雲海哪裏肯認輸，背著口袋三步併作兩步地往前小跑。

回到小浪村的時候，街口有幾個男人正在談論春耕的事情，見雲海和一個壯漢扛著鼓鼓的米袋子過來，全都看直了眼。

「雲海，這是誰呀？是不是你姊訂親啦？」好奇心強的朱拳問道。

「不是，你別瞎說，這是我家親戚。」雲海抬頭嚴肅認真地說了一句。

等他們走過去，眾人才開始低聲議論。

朱拳道：「別說我家妹子了，他們家雲朵那可是咱們村最漂亮的一枝花，還識文斷字呢，那又怎麼樣，還不是嫁不出去。」

里正家的胡根寶笑道：「嫁不出去正好，等我姊成了親，我就去雲家提親，反正現在娶媳婦也不要彩禮。」

眾人哈哈大笑，「你才多大呀，對著人家雲朵還得叫姊姊，提什麼親，毛都沒長齊呢。」

胡根寶毫不在意地晃晃頭，「女大三抱金磚，雲朵姊姊才比我大一歲，我想娶她怎麼了？」

朱拳瞧著里正家的傻兒子，挑了挑眉，揶揄一笑，沒有說話。雲朵那麼美的姑娘，哪個不想娶？可也就只能在心裏偷偷想想罷了，根本就實現不了。

雲海和魯鐵杵進了家門，直奔廚房。苗氏和雲朵正在裏頭剝花生，見他們把滿滿的兩袋米放在地上，都驚得瞪大了眼。

「這是做什麼呀？」苗氏起身，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。

「姨母，這是我這些天要交的口糧，不是跟你們見外，我就是住在自己家裏也是要吃飯的，如果不讓我交些糧食，我就不好意思吃飽，可是幹活需要力氣，若是餓得頭昏眼花的，幹活的時候容易受傷，所以呀，您別客氣，這都是應該的。」

「還有這些臘肉，是我娘讓我拿來的。我家過年的時候殺了一頭豬，到現在還剩一大半，眼瞅著天氣就要熱了，得趕緊吃，要不然就放壞了，咱們不能讓這肉糟蹋了呀。」

苗氏幾番推辭，可魯鐵杵都能說得誠懇又有道理，苗氏只得收下，晚飯時就做了一鍋臘肉燉芋頭。

把雲海震驚了好久的碩大豬腿被做成一道好菜上了桌，那噴香的臘肉、軟糯的芋塊，勾得人嘴裏生津，肚子咕咕直叫。

「雲海兄弟今日可受累了，跟著我來回跑了兩個時辰，你多吃點。」魯鐵杵給雲

海夾了滿滿一大碗肉，讓這個一向自詡臉皮厚的少年都不好意思了。

「好香啊，你們偷偷在家裏吃什麼好吃的，竟不給我們送些？」

一個嬌嬌的小姑娘聲音傳來，魯鐵杵轉頭看了過去，就見一個瘦瘦小小的姑娘進了門，模樣和雲朵有些相似，卻沒有雲朵好看。

雲落把手上的一個小布袋遞給苗氏，又把一個小巧的油紙包給了雲朵，「大哥今天回來了，讓我把這三斤糯米拿過來，還有一塊千層糕，雖說不多，可大哥特意囑咐我帶回來給姊姊和娘吃的，妳們卻躲在家裏吃肉，不給我們吃。」

雲梓里把臉一沉，輕聲教訓道：「沒見有客人在嗎？說話沒輕沒重的。這是妳表哥，肉是人家拿來的，我們都不好意思吃，怎麼能拿出去分呢？妳快坐下吃飯吧，以後說話注意點，多跟妳姊姊學學，妳也不小了，該穩重些了。」

雲落這才發現家裏多了一個壯碩卻陌生的大男人，他是長得挺好看的，也笑呵呵的，可是不知為什麼，她有點怕他，直覺認為他脾氣不太好。

小丫頭不敢再多說什麼，坐下乖乖吃飯，飯後回到自己的臥房，才跟雲朵打聽這壯漢是何方的表哥。

聽說只是借宿幾日，做好了門當就走，雲落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幸好不是長住。

可是當她第二天在廚房裏看到那一條碩大的豬腿，她就改變主意了，這個陌生的表哥在家裏住一輩子才好呢。

「雲朵在家嗎？咱們去河邊洗衣服吧。」胡妞子端著一盆髒衣裳進了雲家的門，剛走幾步就瞧見在院子裏幹活的大石匠，把她嚇了一跳。

雲朵在屋裏探頭一望，見胡妞子來了，朝外面喊了一嗓子，「等我一下，馬上來。」

雲朵到爹娘房中收了兩件髒衣服出來，連同自己替換下來的衣服放進木盆裏，又問雲海，「你有沒有要洗的衣裳？」

雲海搖搖頭，懶洋洋地說道：「我又不妳那麼愛乾淨，一兩天就要洗一次衣裳，穿不爛，都洗爛了。」

魯鐵杵一邊敲打著石塊，一邊偷偷看了過去，見雲朵雙手抱著木盆，木盆的邊緣倚在她的小腰上，走起路來腰肢輕輕擺動，木盆也跟著晃來晃去，晃得他心有點熱。

我有衣裳，妳肯不肯幫我洗呢？

這個想法他只能在心裏想想罷了，根本就不敢說出來，只能眼巴巴地瞧著雲朵跟那個比她黑了兩個色調的姑娘一起出了門。

「雲朵，那個男人是誰呀，怎麼從來沒見過？」胡妞子怯生生的站在門口，直到二人出了門，來到街上，才敢低聲問道。

「他是我家親戚，是個石匠，那石頭太沉，他抱回家去不方便，就在我家住幾日，把門當做好。」雲朵淡然答道。

胡妞子長長地吐出一口氣，「還好還好，嚇死我了，我以為是妳的相親對象呢。不是就好，我告訴妳啊，妳千萬不能嫁這種壯漢，我姊夫的事兒我跟妳說過吧，動不動就打我姊，我姊都怕死他了。」

雲朵瞋她一眼，有點不高興了，「妳別瞎說，不過是個普通親戚罷了，幸好這會兒街上沒人，要不然不知道要傳出什麼閒言碎語了。」

正說著街上沒人，她們忽然看到一個身穿紅色裙子、粉色小衫的姑娘，正站在街旁的大門口，她拿著一條紅色的帕子在手上翻著玩兒，有意無意地探頭朝街口的方向望了一眼。

「雲朵，妞子，妳們去洗衣服呀！」胡牽娣笑吟吟地打了聲招呼。

兩個姑娘一愣，受寵若驚地點頭笑笑，快步離去。

走出街口，拐到另一條路上，胡妞子抬手拍了拍心口，「我的娘呀，今天這是怎麼了？光碰上奇怪的事，胡牽娣不是一向懶得搭理咱們嗎，今天竟主動開口說話，真是邪門。」

雲朵咯咯地笑了起來，「妳也太膽小了，估計她是有什麼好事吧，瞧她那模樣，好像心情不錯。」

果然，兩人到了河邊，就聽說了胡牽娣的好事。

一向嘴快的絨花孀子，一邊用擣衣杵捶打著衣裳，一邊扯著響亮的大嗓門說道：「妳們聽說了吧？里正家的閨女相了一門好親事，男方是上游源水鎮魯家河村的，那男人還是里正的親侄子呢，今日就要來下聘訂親了。」

雲朵有些納悶地抬頭望了一眼，心想：怎麼又是魯家河？大石匠不也是魯家河村的嗎？

端著木盆款款而來的朱丹聽到了這句話，眉梢一挑，高聲問道：「絨花孀子，聽說上游那兩個鎮如今都不給彩禮了，為什麼還要往那邊嫁呀？就算他們那邊沒鬧水災，有飯吃，嫁過去不也是受氣的媳婦嗎？」

絨花孀子見有人搭腔，來了精神，神祕兮兮地說道：「我跟妳們說吧，咱們里正家相中的這個姑爺可實在了，五兩銀子的聘禮一文不少，我聽說今日還要趕著馬車來送不少東西呢，快快快，咱們趕緊洗，洗好了衣裳瞧瞧熱鬧去。」

「呦！家裏還有馬車呢，那可真是富裕人家呀，咱們村這兩年鬧水災，全村連一家有驢的都沒有了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，胡牽娣在咱們村裏模樣可不是最出挑的，性子也潑辣，卻沒想到人家命這麼好。」

眾人紛紛讚歎，胡妞子瞧了瞧身旁的雲朵，歎了口氣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們這種長得不好看，家裏又窮的就罷了，雲朵，妳這模樣性情，在咱們村是頭一份兒，家裏條件也不差，竟沒能找到一個好婆家，反而讓胡牽娣嫁了好人家，老天爺真是不長眼。」